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張信

學古緒言卷五

明 婁堅 撰

壽序十三首

少師申公八十壽序

傳稱盛王之治所尚不同而未有遺年者故以天子之尊袒割牲而躬饋酳其崇重如此今不可得見矣獨於大臣之年人主必遣使存問以示不忘而民間之禮往

往感筐篚侈文辭以頌且祝焉亦庶幾養老之遺乎至
古之所謂憲老乞言者遂邈焉無聞而又無好古之士
追尋其意以求髣髴於萬一為可慨也今年仲秋上以
少師申公壽八十寵賚優渥閭里榮之夫公德全福備
天人合符臻兹休美蔑以加矣竊不自量欲獻其所疑
而乞一言以發其覆雖世俗以為迂或亦大君子之所
深許也維我肅皇御宇不次之擢不測之威幾狎至焉
然豈無以一言登用始終眷注歿而不忘者乎及上之

初年付託得人權不旁落綱紀畢張然而始賴其力卒不能棄其瑕焉夫事或衆人見其似一人見其真人主斷而行之而勢之所偏重盍有終不能盡其議者矣豈非將順易而匡救難歟人主幼冲大臣在事權太重迹太專成王猶疑周公況其為汰者乎雖然汰可罪也功亦不可沒也此非若議禮之難也而至今莫為一言者自公之歸二十餘年矣今操柄實在上也而若其委之宫府非能一也而若或合之諍論各不相下也而若中

立以持之舉天下惟名之趨而不務出於功實無乃懲前之任之者而究且至於不可為歟某愚且賤曰彼不與吾事可也竊謂公雖優游林泉然大臣之義必嘗深思極慮計所以亟反之使乾不亢而蠱可亨以圖於長久者可得畧聞其槩乎抑此升降之大機有不容輕以告語者乎昔者衛武公年踰九十猶作抑之詩以獻規我公豈獨無意歟上以報天子之寵命下以慰海内之稱道咸美者而比於懿戒且為一發醯雞之覆可不可

也

勅封廣西道監察御史淄川韓太公七十壽序

淄川封侍御韓太公以今歲壬子春秋七十高矣其生之辰四月二十有二日也於是吳嘉定人士相與先期致頌禱之辭祝公無疆以見數千里外慕愛之情如長公侍御未去下邑時也某之駑鈍辱國士知最深且久思所以侑燕喜之觴雖言之不文固不可以已竊嘗謂享生人之備福者躬生人之厚德者也顧脩違福禍之

途宜出於恒而間出於有幸不幸蓋君子之不幸而不克備於福者為不少矣然則其躬德厚享福履若操劵而責之天者人之尤艷羡而樂道之固其宜也太公嘗一至吳矣覽觀山川宜亦樂之居無幾何飭駕北還衆以為怪不知公之來所以觀為政於兹土也知其理平人和肅而不擾敏而能勤斯可以歸矣懷鄉閭之土風接親朋之言笑雖骍食之奉誠不以易此也聞公家居未晨而興就田舍課耕桑日中而少休率以為常其暇

也則以象戲壺觴彌縫之又多購異方儲良藥修合以施病者如其治生樂之不倦夫習於勞如户之樞也託於戲如弓之弛也勤於施如衢之尊也體用是康神用是恬德用是廣矣晚而偕其夫人皈依佛乘屏除腥羶以清淨為樂處貴盛而奉養不加豐當衰晚而神守不少懈俗之所羨有而若無衆之所騖去而若浼德積厥躬厚矣遠矣夫如是雖百齡不足為其壽也而其也將奚以祝為昔侍御之為邑也垂六年所既去而民之思

之至今若加新合一邑之欲獻壽者而以祝於公何如也去不數年而持使節來視䰙鹺剔利興商與民並賴合全浙三吳南至歙西至信之欲獻壽者而以祝於公何如也夫詞專而不咸咸難罄專易知也何者衆多之心一人之心是已某以布衣諸生庇於宇下上之不能以浮華麗藻顯名當世次之不能以賣聲市文誇炫流俗徒以朴直自守為侍御所知久困矣猶望其一日之遇焉已而刳形去皮益以自放而眷念不少衰使節之

臨禮遇異常書疏之枉慰藉彌篤聞其生男也漸長成也則喜見於色聞其學禪也能淡漠也則信以為然以侍御之所以見待某之為太公祝者可知矣以某之所以為祝由一邑而推之凡江以南受侍御之賜者又可知矣盍不過一言而已曰攸好德之謂也如是而富壽而康寧皆公自有豈待他人之祝哉所為頌而禱者德厚存乎人者也福履懸乎天者也天與人適相遭而出於恒賢於君子之不幸而不克備於福者多矣自今以

往固未艾也而能勿言乎若夫韡韡其華森森其玉家世之顯赫閨門之雍肅人多能言之而非謭薄之所暇悉也

南譙費克庵先生八十壽序

萬歷庚戌春友人馬巽甫讀書杭之西湖上與滁之來遊者費君敦甫一見契合久之因游於滁拜克菴先生於堂上遂留共研席比歲暮歸生之言曰始吾讀醉翁亭記愛其文詞每思一至其地覽觀山川之深秀與夫

朝暮晦明之變而未之暇也今幸得遊焉乃知斯文無一字虛設讀古人之文葢未易也竊意歐陽公以氣剛行方不安於朝廷來守是州幸歲物之豐登頌太平之涵煦豈誠有樂於一醉哉中必有不釋然者矣甚矣夫直已守官之難也若克庵先生踰冠舉於鄉及强選為令建昌之政一不得志於鄰郡守棄去如敝屣當路者欲挽留之不得也假令先生得志於時遇所欲為肯以婞阿喪其所守哉即此可以比於古人之風節矣自歸

田三十餘年先生之欲有見於世者既終老不得試少而好青烏家言則覃精竭思務盡通其說乃已其所自得常能使不知者知或時陪杖屨於溪山輙指示某處可藏也嘗試求穴之所在即人人可以意揣得之至其所不言竟莫能知也雖一家之小道不足以盡先生要其所造必精詣亦可槩見矣將先生之骯髒而不獲試其才耶抑時人之鹵莽而莫知賴其用耶今先生年躋大耋有子五人以娱侍昕夕而敦甫以其文第五去學

為武皆有志於當世子其為我一言以獻壽可乎予應之曰凡生所言皆足以見先生之大矣即欲侈而張之其何以加此獨慨夫歐陽公之賢既遇合矣而不幸遭讒被謗以自適其意於一亭之間如克庵先生韞其才負其志不肯少自貶則徒以耗其精於方技而天亦錫之難老以彰好德之報然則昔之詆訾歐陽而今之婾阿取容以茍求利達者由君子覾之將孰置取舍於其間哉敬書而進之為一觴侑

鄒愚谷先生七十壽序

愚谷鄒先生未壯登朝未幾歸隱築室於惠山之麓而名之曰愚公谷歲中數移家屏跡其中足以忘世而自樂也閒居以文章自娯其辭出入古今崢嶸璀璨務極偉麗之觀而止以故名聞當世士大夫行過其邑者無近遠皆思一從之遊客至留連見其穆然之度似簡而實恭外若矜莊而中實夸易固已心醉而泉石之清泠歌舞之妙麗又若佐公以為客歡是宜其至即忘反已

去而不忘數數也茲歲戊午公年七十以老矣而飄鬚未改雙頰猶童望之如神仙中人也或謂如公異稟使得爲世大用其所展錯必迴異流俗而惜乎世之莫容也乃令早自放於山水雖公之達中得無有不樂乎予解之曰夫君子志於當世急生人也其用之而效雖百里之政有足慰焉其不效則三公之崇媿彌甚耳先生旣與世濶疎其視得吾志與不得吾志等耳而豈以身世爲介介哉且古之君子葢有以大臣重望而憂讒畏

譏嘗懼以身為禍府者幸而脱於憂患之途若白公之分司歐陽公之思頴至今誦其詩文直若息蔭而弛擔也此豈獨達人之高致其於進退之際見之審矣豈猶夫營營者之終老而不悟歟自予得接公以來嘗竊觀其對客私語所知孰有終席危坐每至夜分卮酒臠肉曽不入口而了無倦容此豈無得而然哉夫重乎内必輕乎外即謂公於言語之工宫室之美而聲色之奉直取以寄焉與世俗為無町畦可耳豈其中之所自以為

樂者哉又嘗聞之於公家世素封及既貴頗有減無增每歲計其所入而出自公家之祖經費之耗以及懿親舊好之餽遺有餘則盡以葺園廬供施捨終不留一錢近世士大夫貴即務肥其家徒為子孫計耳若夫公之處此殆有二疏之風焉其於身世之浮榮又可知矣自今而後吾意公且虛其心於無有而與造物者游雖綺語結習尚將解免況其他乎則夫人間之壽盎有不足為公祝者矣所媿不嫺於詞第書其平日之所聞而進

之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於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訕即欺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撥乃坐巡視西城時失察贓賄與其曹數人同日免官而非其罪歸後屆歲戊申而年且六十矣于時龔方伯石巖張大叅明初出而與敭歷中外歸而與優游藪澤既昵甚無有姻連屆其生日相將登堂奉觴而辱以為壽之詞見屬予雖不

敏竊嘗於君之出處有感也夫昔人之論以謂臺諫之得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顧君以能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匡主之過兩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何也大抵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爲市名爲行詐感激之士能言矣其君或厭而加之誚讓或黜免葢自古已然也自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紜以致令主上薄其言亦薄其罰且以爲雖臺諫員闕亦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仗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爲才

固堪之乎直姑為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怪者當君在臺中時疏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為婞直名言甚諄切而上亦弗為忤也假令前後之言者皆若此何至令明主盡疑其臣哉顧朝廷之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詿誤使夫不屑為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為可惜耳且夫士之求用於時盇(蓋)槩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盇又百人而不過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年之

間效用之早暮又不可期也即早遇合矣其克至於耇老或十纔得一焉今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復振以老其人既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使盡其用國家之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既壯出仕中間再以艱歸前後為邑者凡四任而以課最旋擢為天子耳目之臣所居官肅而不劌嚴而不殘强執而不膠以君之為令知其所論薦與所劾免其人之賢不肖如黑白較然也自君歸田以來數年間時事日非長吏幾不知有小

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人輭媚即以為可喜或鷙悍則又曰是可畏人噤不敢出一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全晉視世之君子何如哉予既惜君之坐廢又竊以為即不見黜必不樂為骫骳視早自弛於田間何如哉雖然君今始下壽耳鬢髮朱顏尚如未衰之年假令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追用老成以為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終不可一世乎哉顧二公於醼酣之際聊試以予言質之當必

有不激不隨足以風厲當世而終不為習俗之所移者

此亦迂儒之所欲亟聞也

少司寇歸公七十壽序

予友少司寇春陽歸公以廉辨敬慎稱於朝廷溫醇退讓孚於鄉黨不靳名高而聞譽自遠不為崖異而人皆歎羨以為不可及雖色溫貌恭然中有確然皭然者未嘗詭俗而世猶能容之歷官中書舍人工科給事中尚寶司太僕太常寺卿已擢為南京通政司使今之歸也

又寵之刑部侍郎以責其行夫以讒邪之言惀亂衆聽
人主而欲絶之出納之司益綦重焉以故明目達聰之
世宅揆惠疇而終以龍之納言誠以為非是則天下大
計或有壅蔽而不通者矣而不知者且謂喉舌之司漫
無可否狃於所見聞而不原其所從始因是而輙輕之
不亦謬乎夫給事中侍御史之重亦若是焉已矣知彈
劾之為重而不知納言之職之尤重君以納言歸而姑
借六卿之銜名以為榮覲若曰姑以是重大臣之去焉

耳嗟乎古之帝王所為憂勤於上而寄之乎臣鄰者其亦可以深長思矣士方其未得志也若曰吾得一命而自效焉亦可以少補於時有聞於後果爾則誠可謂之不曠瘝不素餐者也究且百不得二三焉不皆其人之負也有尼之使不得展者矣然則何論其為納言乎封駮乎寵之以銜名曾不課之於進賢退不肖而徒使儃優以歸足為賢者慰乎不也若曰老而佚之里閭榮之是朝廷之所以寵眷舊臣使得優游於桑梓則可耳公

以春首還里門未幾而屆七十初度之辰於是邑之老
而獲久要者壯强而在弟子之行者非其姻聯即所厚
善之世講也謂予稔知公宜為之詞以侑獻壽之觴公
少食貧幾不給於誦讀然以敏而好學一試冠其儕遂
有名於黌舍未幾薦於鄉又十年而成進士惟不習吏
事以為歉然歷官皆清曹階至三品而未嘗積日疲於
句簡亦未嘗一念動於脂膏居官則家於俸入居鄉則
以貧且質佐其不給里閭之閧譽日騰而錙銖之耗費

每缺非獨知交所悉而已而公泊如也晏如也節食䘮衣杜門却掃每手一編為歡竟日間有交謫之經耳終無竊嘆之愠容即今高卧林樊將無每懐魏闕彼達人之高致豈大臣之深衷自今以後但以誦詩讀書望之垂髫總角對盈樽之酒或浩浩而歌澄止水之懐長欣欣而喜唱予和汝雖慚達者之數子此往彼來總是平生之故人兹樂也顔氏之子之簞瓢也豈不賢遠於人哉敬書之以為獻壽序

壽丹陽劉心乾先生七十壽序

予昔少壯數偕友人襆被囊書航湖陟巘憩虎邱之奇石漱石湖之澄波披帷而烟雲滿席點筆即魚鳥關情或間與俱還亦仍留相對惟有歲時之覲省乃獲模範之追隨以故雖遇人師多違肅括惟新安王先生金陵姚先生數承披豁每慰樓遲王以狷介方嚴姚以淹通高朗而中皆泊如咸許莫逆焉最後倦遊得侍劉先生幸縶維之俄脫欣杖屨之數陪何拘禮數都忘形骸暇

即跬步相過談必移時相對及還楚黄不忘吳苑頗深山川在望登眺緣慳之嘆予解之曰蘇公杖履遺跡齊安士子能言縱使臨臯雪堂鞠為野田荒草而其升高望遠獨立放懷目無一世之雄者誠足為百代所仰也及夫西遊既倦東望慨然辱以葦航來過蓬户篝燈話舊把酒興懷慨焉於歲月之不居而情好之如昨也凡在投分爭欲攀留何圖夜談倐已晨發葢緣予方為兒納婦而先生意在山巔水涯知不能從故去之速耳維

歲之首屆其生辰先生益老而傳矣及門可無頌而禱乎偕我好友亦其通家念大父之遊潤州猶先生之來下邑也甫弱而獲聆謦欬及强而彌荷吹噓請與同往稱觴託於祝詞以頌云耳夫風日之佳笑談之樂蒼顏白髪既可相求忘形與年孰非吾侶藜杖堪攜緩步濁醪聊借微酣有賞會之清言無醼集之靡費行吟多陶謝之幽深醉歌即李杜之豪宕山椒水澳竹淨花明興發而尋興盡而返若乃春莫而日方永似於圍棊最宜

秋深而漏漸長正可燒燈為樂門前剝啄來談笑之老翁窻下伊吾憐誦讀之穉齒口不談中朝之黜降耳不聞長吏之追呼豈止一日可當一旬行且漸老復得漸耄室遠心邇遐想慕固已勤矣一觴獻壽趨陪不亦樂乎

嚴樂山先生八十壽序

壬寅歲二月二十日為嚴二丈八十生辰龔方伯汝修以虞部公之執也届期登堂獻壽而屬為之序予方在疚辭未暇為於時先君之友尚有適吾宣翁及先生二

人者存焉其後每相見必曰吾衰且憊矣子可無為我一言乎既諾而逡巡不果葢又三年始克為之則宣翁亦已厭世獨先生存而已始虞部公年少氣鋭嘗於里第之旁曰四門小學者聚其徒數人與讀書其中皆自負以為功名可立取公既不幸早萎而數君子者亦荏苒以老無一人獲酬其志猶幸以長年見方伯君聯取科第累官至方面大臣及罷歸尚以故人子來見退讓不敢當賓主之禮葢先生與先君子未嘗不接之而喜

既別去而慨然以歎息也先生老而食貧遣其壯子孫力耕田間而獨居城中每以其身分婢僕之勞然常蕭然有自得之色歲時親朋社會必為祭酒飲僅濡脣而食啗不減於壯盛時尤與先君子暱甚先君之抱疾以歲丁酉自是屨不出戶外而故人來者必扶杖迎之與終日圍棊不厭至於先生非風雨為阻殆無一日不相過也予每侍側聽其相與議論不為高奇刻核之言而皆如布帛菽粟之切於用私以為自今以往將無復有

斯人者矣雖斯言也尚可得而屢聞乎先生生於嘉靖癸未當肅皇帝勵精之始公卿大臣謇謇諤諤其出處進退去今未百年一何其邈絶也至於民間之習俗富者靡靡日競於奢侈黠者齗齗胥鶩於鬬諍幾不知有貴賤等威矣而世之君子方且務揚其波若以為是固然者長此將安窮耶葢予之所獲聞於先生者如此自先君與宣翁相繼歿老成益凋謝獨先生為碩果至今神恬氣和步履如常其為百歲人無疑也比邑之東偏

有百歲薛翁彼田野畊農未嘗役其心於當世於世俗一切可喜可愕之感亦不以關其思慮則壽固宜也若先生豈非所謂天錫難老者乎且吾聞薛翁自食飲而外即晝日亦多臥如是者累年矣益又無先生讌遊博奕之歡焉由今而逆計其期頤之年所得不更多乎顧未知又十年而後其於世道盛衰之感當復何如也

君錫徐兄七十壽序

予嘗於閒居追數少時之交不過數人存耳而君錫兄

齒最長盍先余六年以生是歲季夏值其七十生辰將奉一觴為壽不可無辭以先之君昔與吾儕結為文社意亦欲有所表見於世而或以早夭或終老無所遇以世俗觀之皆士之樸樕不得志者耳然其中所自得頗能不屑於榮通醜窮以彼貴富者之所營雖其入自視為意得或未必如吾黨之無負也以窮通推之則又信知彭殤可齊而較量於顔跖者之淺矣夫孔顔學者之師也觀孔子之所自言不過曰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

如是而已至其稱顏子亦曰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然則聖賢人之所以異於流俗葢可見矣自宋之儒者知尊聖人而未能知聖人之所自得求其所樂似神仙之不可庶幾其尊之愈至而去之愈遠矣夫所謂學為君子者不以其道得之而有不處焉不去焉舉凡流俗人之所重而吾能輕之夫然後可試之於用耳近世卿大夫笑狂狷之樸樕而舉歸於鄉原且以謂時有不得不然者曽不知狷之足尚而且為鄙夫之無所不

至矣若吾君錫其處身也兢兢然而接物也恂恂然聞有不善他人以為是固然無足多怪而君已不覺義形於色獨愕眙不敢言耳豈非孔子之所謂狷者乎予自少識君五十年之交如一日也見君或不樂輒談笑解之退而黙自媿其不如以為君雖褊狹然貌如其心若吾輩或遇可畏人安知能决然不喪其所守乎然或謂君誠心質行無他腸固宜其壽則又兒童之見也市井小夫壽至八九十者世多有之夫所見僅眉睫之間而

區區焉安以論於天人之際多見其懵於道耳顧予又有感焉方君踰冠予甫成童所耳聞目見吾吳之俗視壯強時何如也自壯強至今又何如也則是年日益長而中日益不釋然也誠不若一切置之於無有夫賢不肖有當世之責者之憂也此何與我事而強取以為喜怒耶吾願自今以往與君心忘是非口忘臧否以共樂其天年豈不快哉視夫拘拘之較量不又逕庭乎哉請以是侑今日之樽酒君必欣然臨風共釂一笑而別

君錫徐兄八十壽序

昔者夫子之答問士葢以有恥不辱命為先而次及於孝弟若曰士莫先於守身然或無可用於世亦未得為完人也若夫人生之大本修之門内而可以達之天下者非孝與弟乎彼其必信必果亦異乎儇浮懦怯者矣何至輕之若此則必之為害非小也而或昧昧焉乃謂潤畧之猶賢於恭謹斯溺其指矣予少而佻輕與其儕數為駮雜之戲及見吾君錫兄亦時遊戲其間輙笑曰

此所謂謹厚者亦復為之乎然而君實不數數也自後漸壯與同硯席汩汩於應舉之文君既喜人見規亦每以補過望之於所厚善内敦其孝弟以刑於一家外修其潔廉以孚于一鄉人皆稱之為長者君之先世有若中丞叅議二公父子相繼有勲名於時再世稱邑之巨公焉君少攻苦勤學晚以不售謝去老而為鄉祭酒人無賢不肖咸所歎羡以為不媿斯名斯禮者獨斯人而已而君顧恬然不屑也君既飲人以和然意所不可即

時見於詞色表裏洞然雖其迕之者旋亦渙然以解自君移居東城相去殆三里許每一相思彼此過從必晤語移時乃别别即君與偕南予與偕東嘗至中道而返以為常或過友人飲先後至或少遲未嘗不訝而問故此豈復少年時之徵逐已哉然彼一時似與濃此一時似與澹濃所以為快意澹所以為寄情也予少於兄僅六年而君之二孫皆長於吾兒同為諸生且復追往日之好以馳於翰墨之場而兄嫂又以遐齡將覯厥成兩

家後生其欲少慰於翁媪又當何如也雖然娱目前所以為慰冀日後無乃為癡吾姑與兄一笑而置之唐叔達兄以中表兄弟同執友硯席其文詳贍而出之以核其意諄懇而託之以諧想見稱觴之晨必有噴飯之樂予雖不嫺於頌禱亦以少侑夫壺觴

王慕芝先生七十壽序

墅溝王氏之世嫡有仲曰慕芝先生故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公之從弟也於文肅公為父

行文肅公薨之九年當歲己未而年始七十六月二日其生之辰也於是君之令子將及未暑雨張筵會客娛君以笑言之樂謂余頗悉其家世來請為獻壽之文予昔未衰每歎人生百年汲汲曾未有暇壽命既不可期而所享或豐或嗇又似有定命而非吾力所及其幸而獲享備福以及於耄耋者初亦不自覺而荏苒以老矣方其勤一生以貽於後不過曰堂而構菑而穫庶其克昌也乎而後之獲庇於前亦不過曰是父其之子大父

其之孫遠祖其之裔而已計一州一邑之地四境之内其為數百年以來遠至十餘傳者有幾又族大而蕃者有幾其間幸而富壽康寧者又復有幾則宜乎若人之壽自其至親逮於姻友雖所與同里閈之人無不以為祝也祝之者如彼而若人之自喜以為幸者又可知也顧所與共娱目前不過孫曾而止其久而益遠則所不知何人耳然則君子之篤於其親茍吾族也豈以遠故遺哉遡其初固一人之身也吾以是知譜牒之於生人

重矣而舉世多忽遺焉以至於無可考者何哉墅溝東瀕海故婁縣之東偏也自宋嘉定初割而建邑逮弘治中城東倉以防海又割而隷焉而王氏葢世雄其鄉可考於譜者今十餘傳矣江水東注而潮汐之吐吞天地鴻濛沆茫之氣於是焉鍾而鉅公出焉固非偶然矣孰能譜其家世而使後之人永有考者非先生乎是舉也信不媿於前人而且以俟後之君子吾雖未獲一接先生而於是見其大焉或言先生幼起孤童弱能自立學

儒之莊契佛之慈而負氣似俠慢世似達可謂能名其
為人矣而未足為先生壽也彼直欲使所不知何人常
念其始固一人之身也而豈尋常之人也哉予猶憶昔
侍文肅公一日言聞之署州事者有訟吾族人某將下
其辭一為處分吾第應之曰事所不可知其人則素長
者而已窺公辭色似微不平編修君時已病困即曰事
似宜悉其本末果誣也亟為白之誠如訟者言亦須為
料理今日在事人見許吾宗輒不疑其誣此不足怪也

予歎以為然而公亦首肯葢公之厚於其族如此若辰
玉數言允可謂審於接物矣當公父子時有言內無喜
爭之宗人外無不戢之家衆其孰肯信者及夫榮盛稍
謝炎涼俄變而公之同宗無不晏然信乎盛衰之際君
子宜有以自持矣若先生誠尤其卓然者也今之壽遊
自君之姻友而推之凡昔所厚善孰猶若平生歡乎孰
為少替其初乎孰為去不復顧者乎先生儻能夸然接
之不以一毫動其心此尤所以養壽命之源也雖古之

得道而忘物者亦如是焉而已何上壽之不可幾乎

徐攝山先生八十壽序

攝山先生以天啟三年癸亥壽八十仲春二十六日其誕辰也吾黨之辱與厚善者圖所以侑壽觴而屬為之序予未弱冠即獲以通家兄弟從之遊君視予十年以長有聲諸生間久矣體羸而神王其為文詞汪洋自恣顧屢進屢蹶會詔下御史凡諸生之廩於學宮者皆得就試拔其尤是役也予亦往祭焉而君竟得拔升為太

學生儕輩相謂曰宜然終不售於京兆僅以貢謁選為縣令閩之永福君晚而自號曰攝山葢聞此山多藥草可採而養生所以志也其為令有古循吏風君既不求名人亦莫為之地秩滿不得志當改官去之京師竟留友人許久之友病歿護其喪還既渡揚子遂泝江遊楚之南歴過洞庭浮沅湘蠻獠之與居然且為留誨其子使知有文字予嘗稱支道林之目澄公以季龍為海漚鳥君殆似之去數年二子念君不已仲往迎焉君於是

歸復從平生故人遊然亦時時往來陽羨瀨水間流連嘉山水之區固爲其門人留亦天性好遊不樂局蹐家居故也或曰君之欲採藥名山謂何而乃數數爲客子遊乎又不知君何以自將老而不衰若此乎余應之曰夫數遊乃君之所以壽而康也而獨不聞戶樞之不蠧與且也其視都會之繁盛與蠻荆之荒邈等耳自昔學道之君子翛然而來翛然而往豈復有夷險淨穢之動其心哉惟心忘愉怫故其於土俗奉養無所不忘必曰

如此而樂有不得焉則愴然以悲斯乃流俗人之戀戀耳彼所謂偷肥其體而顧近於死者也若夫先生殆可謂衣其袓裼有狐貉之温焉茹其藜藿有粱肉之美焉正惟其無不忘也而後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彼不能知求贏而反以得虧求長而反以得促者何可勝數久矣先生之了然於此矣不求壽乃得壽豈與夫規規焉爭得喪於尋常而中道夭閼者同乎哉君氣温而識明聞其居官幾於不罰永福之人戴之如慈母然嘗按作奸

為豪衆所仄目者數輩悉置之法其人則又頌之曰信仁者之必有勇也特以苞苴竿牘之間不出於境終無赫赫名耳自君留楚予嘗邂逅閩人知其福州也因問亦知有永福令徐君者乎曰此吾鄰境也寧有不知又問為邑若何曰聞之父老二百年來第一廉善令也夫以鄰之氓猶知君而上官莫能知夫安用監司為嗟乎此時事之所以日可憂也昨歲劍南不戒至戕大臣西南苗獠輒窺戎索間嘗語及君策之曰若安民無足憂

也彼擁厚貲而侈自奉必不動動即速其斃耳已而果然及春而鳥獸散西陲以寧君豈臆决而好為大言哉在南中久見之審矣葢其在事外猶若此以君之識之年可比於老成壯猷而顧使終身道路白首邱園僅有吾儕數陪杖屨而聆謦欬雖足自幸咸為慨然如予潦倒麤疎將從先生求所以鞭其後者庶幾乎息黥補劓而已

瞿君八十壽序

邑之西南受松江之水迤東而北入於海其故家著姓聚族而居若傅氏瞿氏黃氏皆其望也而沈為尤著起家登朝者先後多聞人而廣信太守公最後起予先君嘗師事焉其配恭人瞿也公之將赴江右邀先君與其伯子同硯席而瞿之族子亦渡江來從遊中表兄弟相得驩甚葢予方舞勺便已識面得稱通家兄弟者子受君也父曰心疇翁憐君使學為士已棄而歸農父子相繼遂以本富為一鄉所信服比沈氏困於衆囂翁父子

彌縫其闕諸囑沈者皆嚴重之無後言所為德於沈甚厚有弟幼真以諸生廩餼舍方有名而夭君痛其逝也思所以慰翁之心者課其子若孫先後補諸生而翁得優游以壽終鄉之人由是益嚴重瞿氏歲在甲子君壽躋八十矣屆季冬生日凡邑之懿親好友將往稱觴焉而屬為祝詞既數世之交且元孫又予妹婿不可以老眊辭竊嘗謂人之生世各以其時為世重輕世治則興朝之士出而展其猷為上下賴之比其衰也即巖隱者

常退而安輯其鄉閭頺者以蘇弱者以立豪奪武斷之徒靡敢以逞凡司牧者之求無曠於官也所為納約而要歸於當亦有賴焉君既閱世久更事多於人情物理之變遷輕重緩急之差數慮之而熟出之以恬故人之聽受若以石投水君之條陳若因風鼓籥上有裨於長吏下為德於小民益賢士大夫之所不能逮也優游歲晚享遐齡而受多祉豈偶然哉以較之先公時人情彌變世態日紛所以調劑其間固非迂疏之所得而詳也

人或謂君悉心勞形以圖一邑之利病而塞長吏之諮詢其利甚溥而把鋤犁者固多所未悉坐堂皇者或偶不訾省葢自壯强至今公私勞瘁常數倍他人而乃得壽康殆猶户樞之不蠧其榮然疲役乃其所以為壽者歟嗟夫修短之數豈不懸之於天惟夫不諉其天者於偶然而樂盡其人者為固然既醉之備五福要歸於攸好德而已夫呼吸吐納而壽力田服穡而壽壽等耳非人主之勢能錫之而攸好德者之宜有此錫也區區以

攝生言者陋矣

學古緒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六

明　婁堅　撰

壽序十二首

姻家陸翁壽序

姻家陸翁以是歲周六甲仲冬十一日其初度之辰也君之嫡孫委禽弱息宜修頌禱之詞以侑一觴意欲有所效未可以驟表弟王伯深其子壻也數語及之余以

謂君之宜頌者有三生長市廛衣食於貿遷而樸茂欵
誠躬長者之行一也教其子元之學為儒受餼於黌舍
所與交皆人士之良方將振其家聲二也君年視予僅
三歲以長而子已壯強孫男女若而人皆蘭敷玉潤三
也余雖慚能言稱賀不當後他人猶且遲之何歟誠以
古之君子所欲自致於親葢能養次之旨甘之奉以接
親知笑言之歡苟竭其誠足矣而吾吳之俗日趨為靡
會客則爭致貴勢以為榮張筵則務窮水陸以為腆倡

優在前賓主終日揖讓以為禮固非衰老之所堪也夫古之人嘗以每食四簋追往悼今若五鼎則大夫之享矣而近世民閒讌會或多至百味盎人子之不誠於獻壽為日久矣視孔氏無違之訓何如哉奉其親以分之所不得勞其親以體之所不堪未有若今日之無當者也君之二子將行古之道乎則必為世俗所姍笑始且以為必如是而安及衆譁之則亦有不安焉將亦為世俗之侈乎其親有不樂焉吾意守禮樂道之士其必不

苟然矣且吾聞之驟富貴不祥夫非謂其所享有異於尋常也哉今至以吾親之年而酒食之豐必求多於分外則無乃未處於富貴而顧奉之以致不祥之具歟元之兄弟如不惑於流俗數名親戚故人與君共四簋之奉君必樂而安之夫樂康者所以為壽而屑越者所以為不祥也吾故不欲侈而張之而徐進其說以前之三言為頌而以後之云為禱不可乎

陳翁七十壽序

是歳七月十二日爲少泉陳翁七十生辰凡與翁父子及孫三世之交咸有獻壽之辭其婚家徐爾常徵文於予且曰必手書之先是莫春之初予嘗爲文壽宗伯夫人寫屏風數疊以獻葢陳之請也今者爾常又欲假手焉雖駑且衰固不獲辭矣夫其承前之緒以素封聞於里閭衍後之慶以學殖訓於孫曽目不識催租之吏足不涉對簿之庭有堂之爽以招涼風有室之靚以延冬日親朋時至笑言足以罄宿昔之懷酒肴常具酣適足

以寄花月之興自少至老常以歡顏笑口樂其天年豈可多得哉或者曰此殆天歟譬之卉木雨露均也或茂以繁或悴而槁解之者曰爾何知天道栽培灌溉之或戀而以求同於雨露乎或又聞而笑之曰硜硜乎斯言也似之而非也至顏跖而窮矣人之生世其賢愚通塞之不相值常若枘方鑿圓雖有辨智莫窮其情惟天與人適相符乃可得而言耳吾嘗聞翁之為人矣伯兄疾且病為謁醫嘗藥如子侍父及撫其嫠孤加厚以勤與

同居三十年終如一日家有𠩄庫以屬娌之凡累折閱至不訾置不問也外舅姑老而困子在襁褓䞓其存歿且終其子之身凡此皆世俗之所難能而翁若以為固然無足多者其他為人緩急雖半席片言已諾無不踐也後多負之者而翁第曰可奈何久而遂若忘之令世稱篤於其親好行其德必曰此士行也孰知夫凡翁之所優類儒生之所媿乎固宜優游耄耋之年而安享子孫之養豈可謂偶然也哉庶幾乎天與人適相符矣翁

之子若孫皆方以文學有名要為翁感德之報亦不誣也自伯子獲解南京兆踰一紀矣比聞益自晦匿被服居處無改曩時非親且故欲一與之接而不可得其中泊然常有以自足者語有之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翁進不知有子之榮退不私其貨之藏烏乎病且爭其有聞於衛生之經歟將來之歲月以無羨無營坐而閱之腰足忘而屨帶適壽未有涯也視夫譊譊焉以尊生為者何如哉以是為翁壽其謂予為

知言否也

守齋金翁八十壽序

自昔言養生者每稱少思寡欲可以養壽命之原而尤謂思慮之賊人殆甚於欲夫惟學道觀妙之君子其神守內完故能漸屏二者而渾忘於無其次則貌樸而中衷不修邊幅不設機關幾無所用其心焉若此人者其於嗜欲必淺能因血氣之盛衰而為之節故往往得全其天年以至於壽考亦其理有固然也若夫役私智以

爭尋常其神日勞其欲無厭而欲以圖於久長豈可得哉予友金伯醇之尊人曰守齋翁今年八十矣而形神不衰如六十許人夏四月四日翁生之辰也凡所與伯醇善者相率登堂上壽而屬予為之序翁之先聚族於邑之羅溪世為農家自其從子伯讜先生洎從孫子魚父子相繼薦於鄉而伯醇又以諸生廩於學宮於是金氏之俊少多修詩書之業為人所稱然而皆逡逡退讓無鮮衣駿馬之好雖其僮奴亦化之伯醇嘗言僮某情

遣還田間其不能衣褦襶把鋤犁而耐勞苦者終不足侍吾於硯席間也葢翁之教於家類如此翁少而明農其言農事娓娓可聽然無他腸遇事無可否必罄其底裏亦不逆人之詐之也又不好為容見其子之友或盛衣冠而往則趨而匿屏間竊聽所言其不夸以誕也即私以為喜若翁不幾於少思者歟顧竊疑翁素壯健内有廩庾之羸而外無門戶之累終歳優游或不能自割於嗜欲且生人之大欲無過於飲食男女而佀醇又極

孝養旨甘柔滑必具夫滋味雖以養胃然譬之益火以膏火之炎也相於欲或壅之則成疾焉不虞其壅而亦不至於炎吾意翁必能知之是以若此壽也抑伯醇旁通醫方所以娱侍其親者或别有術焉可以扶衰而延年歟自今以往翁之閲世滋久其中懐泊然思慮益省當不異學道覬妙之君子非止愿樸夷易而已也獨羨其年加長而貌加豐欲從問所以保嗇者何如又自省壯盛時嘗有志當世不幸為思慮之所賊今衰矣庶幾

竊翁之緒餘以息黥補劓焉且幸無敗於糾紛以從翁於几杖之間亦吾黨之所同志也

朱濟之凡六十壽序

友人朱君濟之以今年秋七月廿四日為六十生辰君之交道廣自其父行至子壻所與遊處見即歡然忘年忘形終日飲酒談笑無倦容於是嚴翁樂山偕其酒社之友凡若干人過予屬為文贈之夫以予之衰嬾廢學而長年者顧欲得一言以壽君謂能悉其平生也且意

君優游詩酒亦欲得潦倒疎狂之言以為樂耳君少嘗有志於當世見世無知者遂厭薄不屑中年以後一意以醉吟為娛客至即留與飲不問中厨之有無也肴蔬間設相與終日對奕剝啄之聲不絶於手謿謔之言不絶於口已而呼盧浮白君既自喜能飲酒而客亦好與之較酒酣輒奮髯抵掌多所譏評與之善者輒正言止之君亦笑以為愛我無忤也或以謾辭欺君君還以語客有笑其妄者終不言出自某某也其涉獵強記有過

人之資每於酒閒稱述稗官小史往復曲折如目所覩

客為解頤焉閒居好為五七言近體詩嘗一賦郊居多至百篇每嘆邑在海濱無湖山之觀吾中有不適焉往往即所想像而賦之詞或夸大而近誣世當有知我於言外者耳盍予所得君於三十年間者如此予於君顧獨自有感也君之先公以布衣之使享有良田廣宅之奉以遺於君其識賢士大夫於未遇時能使其人終身不忘抑亦可謂傑然者矣而幾不免其身君杜門高詠

彌縫之以酒絶不問家人生産雖時以口舌觸迕聞者亦終能寛之不為隙也以較於先公所享不已豐且安乎嘗試與君追數省事以來耳目所覩記中間盛衰之變所不必言若其頽然自放不為繩墨所束者有幾獨坐而吟羣居而醉來不迎去不送如是以終其年者有幾厚於施人而不責其報豐於待客而不留其嬴如是者有幾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君每歳至仲夏即散髪不出户客至以袒裸接之至秋中乃復衣冠令正其科

頭箕踞時也予將艤小舟袒而就君與竟日飲酒賦詩因書此以進於君不知視世俗之頌禱何如也

張元長六十壽序

夫士汲汲於當世負其有可以自見也其不幸終不為人所知未有不憤然嫉俗與世潤疎也當其少而受經終日矻矻學為文章以干時及巳老不遇非獨厭所常習儷偶之文雖聖人之遺經亦遂棄置不以關於心者多矣若此人者其鄙淺固不足道然亦何至反沾沾焉

自喜其一藝為哉嘗怪友人張元長少而博涉於書無所不窺宜其於世俗有不合矣顧雖見擯於有司而更為少年所推重色未嘗愠文乃益奇夫今之時文率三年而一變其始不必果有合也而驟掩前人之規其後不必果有戾也而已來後生之誚刿吾元長盲於目則簡策都捐順於耳則行年俱化此屢變者何由肖其步趨而闇與之合何用悉其才力而數與之競哉且人之有喙獨不可以清言雅謔極羣居之樂乎而我實苦心

獨不可以默存觀妙怡燕處之神乎若曰此少而習之誠不忍棄焉則古人之言語與日月長新不已賢於爝火之一燿乎如君曾次宜薄詞賦不為顧難割於童穉之小技乎予乃為解之此殆元長之所挾以傲世而不忘一謦憒憒者慭君盍曰向吾欲有自見也有司者之程度未能詭而與之相遇也今吾直以為寄也少年人之矜尚猶能變而與之相逐也世有達觀者或因是以得予曰斯文也老而不衰能者無難知者良不易而耳

食者或轉以是詬予曰夫夫也其何能合旣以自誤將復誤人為夫此兩言者吾皆笑而頷之此吾所以為窮居之適也信心而索之衝口而吐之其聞於人泠泠然未必不如絲竹之和鳴也有會於心欣欣焉未必不如屨帶之兩適也夫世俗之患在以人為重輕人不知而慍茍知之而汰已甚矣不勝憤焉而甘與世相違亦不勝肆焉而輕以人適我矣誠知夫鄙淺者之足嗤則夫沾沾自喜者以為果有樂乎此可也而曷足怪乎子與

元長齋年而後兩月生君之生日以夏六月邑之與君善者屬為之辭以壽焉予方辭諸君之頌禱未暇以為不知夫沈李浮瓜之會親知滿前所以佐君之歡笑亦有以予言進者乎予兩人皆不遇以老故吾之言云爾若其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者要自有莫逆於心而非文辭之所悉也

唐賓甫六十壽序

嘉靖中邑之賢而有文名聞四方者唐道虔先生其尤

也然卒困諸生晚而得郡文學以致先生之撫其弟益父師兼之既而隱於醫嗣其世業者道述先生也文學公與先大父同時為沈氏姑姪壻先君之少也以姊故往從公受經與道述丈相厚善實甫道述之肖子也又學於先君余故得暱焉道述先生風度凝遠望而知為有道者每出為人治療歸即登樓檢方書究極所疑暇則誦古詩文攬觀法書名畫以自娱樓之西堂之東卉木斐然舍後竹深水凉夏月數與知交數公避暑其中

門無雜賓若年少而獲與接者予與亡友張君仲慧而已實甫再以文試有司不售先生即令棄去仍學為醫且授之家秉未幾君果以察脈處方積歲入之羸別買地葬其親有二弟一醫且耕一耕且讀皆去之郊外以城居諉之兄君即又兩慰其意人以是稱君之才且服先生之前識也向令君終為儒儒生不得第十九而餒耳其克有是乎君之子孟博既補諸生有子甫成人今又繼之適屆君六十生辰於是親朋之賀且祝者雜遝

其門予雖衰劣自有識以來幾五十年獲交其四代固不可無一言也竊嘗以君自方少而受書如獵與漁惜此居諸勤苦三餘徒費耘鋤不成菑畬此相似一矣終焉逋客當世無責匪狐奚白匪彪奚嚇雖慚巨擘無醜尺宅此相似二矣君早自弛吾猶濡軌雜衛與莊夫何愠喜求粟得秕能無瘢痏此不逮一矣有騫而鶬豈敉而豚有圂而樊豈市而門子曰笑言我舌欲捫此不逮二矣夫此兩相似者失之於前吾與君之所不及悔也

持之於後吾與君之所得保也至於兩不能逮天之厚君吾不子妒天之困余子不我嗤春花之朝秋月之夕君灌園能為我擷蔬吾近市能為君烹魚若夫泉甘茶白追桑苧而友玉川尤可數數也請自今為期勿以貧且憂而辭勿以哀且慵而免暇即相過語不及俗子言子之蒔花種樹予話予之觀幻悟空退而教誨其子若孫使各有業焉以自立無羨乎今時之浮榮無忘乎先世之遺範庶幾乎焉少游之意以樂其天年不亦可乎

勅封翰林院編修温君暨孺人沈氏六十壽序

代

士之砥行立名澹然自足者其身之不試則必有為之拓其緒焉士之蜚聲騰實聘然有聞者其名之驟起則必有為之發其祥焉干霄之木不生於培塿千年之脂必種為琥珀理固有然矣吳興山水之奥區也融結旁礴發為人文隱淪材傑之彦自古多有以今所聞有隱君子曰封編修温君者人貌而天殆古温伯雪子之儔

與年纔六十而其子太史長卿升玉堂之署較天禄之儲且十年於兹矣維歳冬首届初度之令辰樂齊年之嘉耦而長卿甫先巳乞假暫還里門温樹無言數馬以策族姻稱其孝慈鄉閭羡其福履煌煌乎善頌善禱固已爛繶緗而盈卷軸矣長卿昔在南宫所薦士若而人謂余子某謬先簉揚介而徵言為稱觴侑孑聞之君本逢掖古道自將讀書談道不專章句既而考槃邁軸便懷終焉之志以及子壯登朝榮膺綸綍而處之恬然布

衣徒步無改素風至於急病讓夷先人後已少以自矜迨晩加厲不於其身於其後人君之謂矣長卿在貴不驕高才能讓趾前之美擅時之譽求忠於孝為世偉人君之貽矣在詩有之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雖有善頌何以加茲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雖有善禱何以加茲予又何言哉顧予老矣竊有哀世之感欲一效之夫金閨之籍世號清華肩鉅任重豈伊異人振而矜之

器小忌盈政以賄成棟折將壓膠不適時雉膏不食子忝聞政每用惴惴私門之内喜不勝懼如君之意將無同乎則又歌烝民之詩以進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君與孺人其善自保啇復十餘年觀長鄉以不吐不茹不侮不畏為王國楨為徳門慶其喜樂永日又何如也是為序

宣翁偕老壽序

凡壽而為之辭葢言得於天者之厚而美君子之福履為

不偶然也又祝其勿替引之享有期頤而使閭巷之人爭傳道之以為美談也夫然則一人之壽天下之人之壽也雖其親暱焉用文之一言之祝百齡之壽之祝也率十年而更端不已贅乎夫情之戚疏若莛與楹不有文也夫安知戚之不同於疏耶且人之生世雖數年之間而愉怫之遞更猶寒暑之狎至者蓋多有之矣若其纘前之緒貽後之謀已為券而責之天如夏之必燠而冬之必涼此亦生人之希覯已苟親與昵即侈而張之可焉是歲仲冬屆慕川先生七十初

度之辰而其配徐孺人適與齊年所與元甫厚善者屬予為祝詞余家於宣氏再世姻連女弟為先生再從子婦今其嫡孫又委禽弱息焉既慶先生之壽考而又將以致吾之情雖言之不文不可以已也猶憶往時諸長者為酒會數過飲余家時先生年未六十嘗在末座不意忽已至七十之年而予亦荏冉衰矣比見先生年加長而貌加腴意竊怪之一日從容問所飲啜朝不過白粥二盂不必其蔬也飯或佐以少肉不必其醬也嘗稱

味之養人以平和耳過爾甘肥必有所偏語不云乎厚味實腊毒吾薄口腹所以安腸胃也予以是知先生之於嗜慾淺矣嗜慾淺則所求於世者輕輕故易足易足故無營其神完而氣平可以却疾可以延年殆有道者與又嘗見語云每笑兒姪輩譙訶稺子繩以幼儀夫士大夫師事孔子誦其遺言而發為文章以用於世矣已而旋背棄之曾不若是童子之猶知嚴其師也則若之何盍先生之感慨深矣而責於人甚薄雖其誨子姪猶

然庶幾乎恬與智交養者宜其道貌之加腴也雖然先生與孺人之所享不可謂非天民之厚幸也假令有子而不若元甫才雖欲貶衣節食以優游於田野俯仰寬然堂構無圮以安享百年之樂豈可得哉計自今以往予為先生孺人壽當不止此姑言今日之偕老而傳者已矣

誥封夫人徐太母金氏壽序

故大宗伯徐公以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起家進士為禮

部屬十年守官不阿出補郡荆州而夫人始來歸嗣執筐篚逮公歿之十又七年歲復為庚戌夫人春秋七十高矣於是境内外之徵文詞道盛美者後先登堂因冢孫爾常奉觴上壽而姻家陳國紀方就試春官其子開美為素屏謁予求叙而書之竊自惟獲交且三世平生辱公知最深視夫人猶母也雖不文固願為執筆焉始公之成進士也夫人甫十齡耳然先是巳從其父鴻臚公居京師望見皇居之壯麗而習聞名公卿命婦朝賀

之儀閨門之內數相與歎羡以為榮豈意三十餘年間
蒙國厚恩而身受二品之封號乎方景王以愛子就藩
公為州人力爭沙市至於下獄其後放還夫人乘肩輿
自廨宇出州之婦女百千為羣爭以肩臂受輿環擁不
得前此其為榮又豈止封號而已哉自公歿至今人謂
夫人於存歿盛衰之感當有不釋然於中者予獨以為
不然夫夏之日冬之夜此有所羸彼有所乏無足怪者
喜春暘之熙和而惡冬雪之凜烈是烏知天道哉人生

壽命長者多至百年試以四時平分之有不及於夏者矣况秋冬乎若夫已榮矣勢不能無顇已而顇者復榮豈非剝後之復而一人之身之所希遘歟今者夫人當既老之年視聽無歧神爽肅然爾常以孝謹娛侍恂恂之譽著於里閭夫天道六十年而甲子一周傳所謂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者行將在爾常矣夫人顧而樂之喜可知也昨歲之秋夫人已抱曽孫今聞又占夢焉關雎窈窕鳲鳩平均世所謂吉祥善事者宜駢集以奉膝下

之歡喜又可知也然則夫人於今日固去雪霜而就青陽之候也歲時燕喜御冠帔而撫曽孫追叙少壯之榮慼歎已往之不可留而慶將來之未有艾也不自今始乎爾常雖少孤覩其所與遊必求勝已知夫人之教以下人也績學綴文不廢昕夕知夫人之教以無怠也歲中朋酒之會必潔以共知夫人之教以慎微也夫人之勤施於徐氏者如是長食其報也宜矣詩不云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請以是

頌且禱其可乎

勑封太孺人淄川韓母七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仲春淄川韓侍御奉命廵按江西過家省覲葢封公之春秋七十高矣而某也嘗從士大夫之後屬樸訥之詞以侑一觴而頌萬壽焉後二歲甲寅侍御使還道經吳門邑之旅謁而餞送者踵相接也其明年孟陬又屆太孺人七十生辰於是前之往賀者將復繼之而屬為之序竊以謂君子之孝於其親與世俗人異

俗之所謂孝小者娛其晨昏時其寒燠雖其大者亦不過邀朝廷之寵錫為閭巷之榮觀如是而已其親而賢者也或猶有不樂焉頑者獲接侍御燕閒之談其論賢不肖之品若别白黑也若薰蕕之不可同罷也其論出處之大節寧剛而折也必不肯婾阿冐眛一日而偷自完於列也其論任天下之重且難雖絲之棼不難理也雖驅車於阪操舟於湍悍而不虞覆却也如是以為父母光寵㳂義榮非勢榮也養志非養口體也其親之樂

之豈猶然世俗之所豔羨哉或曰淑婉之資非所論於慷慨朝廷之義非所論於閨房子是之論其或未然歟應之曰子未聞太孺人之居常乎其相夫子也順而能安其撫侍御兄弟也慈而能均其睦於韓之宗也降而能施家之裕矣而用不為侈子之貴矣而色不為驕口不甘於滋味葵藿而已身不安於綺紈縉布而已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太孺人顧易之矣夫人之仰於物者輕則物之為吾累者鮮累鮮則形安物輕則慮澹安故莫

能攖其寧備物奉之而若無有也澹故莫能汨其清五欲染之而終無滓也譬之注水焉所以受之者深斯不溢矣譬之為室焉所以基之者固斯不傾矣萬福攸同不亦宜乎古之得道真人所稱外身身存後身身先不可易也天下多脂韋之丈夫而曰必無恬俞之女士非吾言之過而疑吾言者之淺也然則太孺人其亦猶有望於侍御乎盍聞之君親等耳故孝者所以事君而忠者亦所以順父母也今海內乂安而朝廷之上漸似有

黨人之形黨必起於爭爭必各恃其援其究至於邪正兩傷而世道受其敝是故君子與其爭而勝莫若處之以無爭無黨而俟其自伸非無爭也無其心也非無朋也無其迹與名也夫然故其勢不至於過激而其變不至於禍天下其少而受易請以易推之復之初剥之碩果也有休復之下仁焉不與之戾也進而臨君子之朋可以無不利矣又進而大壯則壯趾者與羸角者不必貞而吉矣故聖人有憂焉今者朝廷之進退士大夫自

以其意為勝負而中旨反似出於不得不從者雖侍御之所以處此固非書生之所測知而或者虞其臨而且壯也此宜亦太孺人之所慮矣魯敬姜之深識遠慮儻可得而聞乎將天下實受其福而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又非止今日之所享而已敬書之以頌而禱焉不知亦有當乎否也

西安方母鄭氏八十壽序

友人信安方孟旋以丙辰春登進士乞歸省其母夫人

鄭氏吾謂孟旋其不徒以祿養為榮而尤喜母氏之壽康優游暮年未有涯也吾又以知太夫人不徒以子之一第為樂而尤喜其素所自許不同流俗行可以有補於時也比三年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將之官而是歲七月某日為太夫人八十生辰閨門之上壽賓筵之獻酬須禮成然後行斯時也凡浙東西能言之士及海内之知君者必且咸為之詞而孟旋乃有意於予之一言予將何辭以頌且禱乎竊以為人子之孝其親雖極

於無涯而必衷於內自盡朝晡之疏食冬夏之裘葛此用力與勞之所及也苟能使其親安焉則可謂之養志矣豈不亦士人之孝乎若夫冠帔以為華畀食以為養已榮矣然而職業之不修聞譽之不章此夫不肖人之所狃也其親而賢者能安之乎奉之彌隆辱之彌甚耳令試以是二者號於國中非貪冒無恥之尤必前之是而後之非也然試令羣國之人士而處於此其為不肖人者不少矣豈非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乎惜也身既

貴矣可以立身揚名孝於吾親矣而考其生平或下同於閭巷小夫雖少知自好者宜所不屑顧沒沒焉若此何歟若吾孟旋者學為經師行為人師實大而聲宏其已久矣今且服官守而漸進用其風度則羔羊之委蛇也其寵光則蓼蕭之譽處也以是而娛其親夫然後冠帔足以為榮而榮不必其冠帔也鼎食足以為養而養不必其鼎食也夫人顧而樂之必曰向吾聞是子也與其徒言必依於忠孝今吾幸得見之不虛矣豈不亦人

子之大願哉予始識孟旋於石頭僧舍一見語合相與論蘇長公藥誦甚欣然會心焉今海内承平日久以國家磐石之安乃隱隱有惰窳之憂當由士大夫意不在公而内營其私耳故予為獻壽之辭特以樂有賢子頌焉識孟旋所以見屬之意亦欲使天下之愛其親者奉其冠帔鬯食而進焉皆慨然有意乎孟旋之為人也傳稱孝者所以事君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貞節姚母文氏六十壽序

萬歴四十三年秋吳郡有得俞旨以貞節之門旌者鄉貢士姚希孟之母文氏故國子生諱汝轍之妻也又三年冬闔郡士大夫綴文賦詩往為之壽者夫人六十之生辰也葢距洪武七年歲甲寅詔旌其門而蘇太史伯衡為之頌者七世祖榮三之妻黃氏也至於今二百四十又二年矣一門之内婦節母慈後先相望雖家世以名德稱者或不逮焉夫士少能勤學長能勵行或有功名於時雖官至京朝三品其得謚者鮮矣若夫節婦之

旌葢人臣以身殉義而得謚者之比也以閭巷窮嫠辛
勤顦顇以老而一旦蒙朝廷之寵賁豈不尤難哉於是
吾邑之辱交於孟長者將撰詞以為壽而以崗見屬乃
孟長亦有意於予之一言不知其衰鈍鄙朴言之而不
文也夫人之為婦僅八年年二十有二而孀居上奉二
姑下撫十月孤兒中外百罹備甞艱辛卒勗之至於成
立早以文藝知名方壯而舉於鄉即未進用亦足慰矣
今者孟長將偕其舅氏文起又試於南宮竒文異藻豈

復憂不合哉予以謂其入而盡孝者即所以為世用也其出而盡忠者即所以為母報也若徒曰章服以為榮帑食以為養而已意者毋夫人其必無樂乎此矣國家承平既久喜起不聞上不信其下而并廢威福之用下數嘗其上而漸開私黨之門吏治日黷民生日瘁而有奸莫察有竇相通容容焉務為苟安而已以其身為大盜積而以天下事為羣兒戲長此安窮欲求長治豈可得哉比者疥癬嗜膚誠無足患而倉卒無備遠近懷疑

非事勢實然而其人之莫可以恃也假令孟長一旦在事果有必然之畫乎即不當其任或問焉亦有以告乎將默然而已乎即言之能無異同乎即衆咸是之能果試用乎則雖以孟長之志之才誠未可自必也豈果無足患哉予衰且迂於時務無所通曉然竊嘗觀於古今之變頗懷孟氏生心害政之憂則今日之文章是也鉤棘以為新誕妄以為高塗飾以為贍問之歐蘇曾王不知也則進而問之韓柳又進而問之賈董孟荀皆不知

也而曰吾有以勝於人而取於人足矣而主司者亦遂目為異也而亟收之以斯言也而發於政事其害可勝道哉予昔嘗為書以告當事者而漫不訾省遂匿不敢出示一人茲聊復為孟長言其概士苟志乎古必不誤而入於今苟志於忠孝必不誤而沒沒於富貴庶幾不為黨人之蔽固乎孟長試奉一觴進母夫人而以予言質之然乎否耶不知夫仁人孝子之大慰其親者當何如也

學古緒言卷六